

扭结饼的记忆拼图

姜林静

去年春天，上海住所附近开了家德国超市“奥乐齐”。第一次去逛，就在面包区一眼看到那个熟悉的形状——现烤的扭结饼(Brezel)。

《追忆似水年华》中，马塞尔将浸了茶的玛德琳蛋糕放入口中，朦胧的记忆顷刻如叠瓣玫瑰悄然绽放。如今看到这形状扭曲的碱水面包整齐地躺在家乡的面包架上，我一边像普鲁斯特那样无力抵抗回忆的潮水涌起，一边却坚定地拒绝将它放入购物篮中。对我来说，扭结饼是存在于别处的不可还原之物。

绵软的贝壳蛋糕和粗粝的扭结饼显然属于不同的民族，其差别绝不亚于蔚蓝色海岸的白沙滩与波罗的海海滨的白垩岩。总体上，德式面包比法式面包口感粗野很多，德国老百姓的餐桌上通常放着铺着葵花籽、南瓜籽、玉米粒、荞麦粒、核桃或燕麦的枕头形全麦面包，确实尽显森林民族特质。有一种颇受欢迎的粗磨裸麦面包(Rogenschrot-Brot)，甚至还被一些牙医列为练牙神器。

德式面包的经典代表——扭结饼在德语地区历史悠久，常见于各种古代纹章。据12世纪百科全书《欢愉花园》记载，它当时就曾出现在国王的餐桌上。但事实上，扭结饼并非典型的贵族餐点，而是基督教传统中的一种斋戒期食物。吃过扭结饼的人都知道，这种外脆内软、口感紧实的面包饱腹感很强，比起松软的羊角或吐司，应该更受普通劳动人民的喜爱。老勃鲁盖尔就曾在油画《狂欢与斋戒之间的斗争》中描绘过这样一番场景：形容枯槁的僧人拿着面包铲，脚边散落着象征斋戒的扭结饼，身后集结着目光虔诚的乡民；僧人对面的酒桶上则坐着一个肥头脑满的豪绅，脚边满是象征狂欢的肉骨头。

眼前的扭结饼被烘焙架上的灯光照得仿佛上了一层釉。那缠绕成“8”字的扭结宛若虫洞，把我拽入一个个回亿的漩涡。它首先钻入留学岁月中最阴郁的一隅，并从那里折射出暗夜中的微光。

2009年初到海德堡的那个冬天，我还没有申请到博士奖学金，又不幸遇到那个虫腹般的房东，一下子被扣掉500欧元，生活顿显拮据。无奈只能在申请奖学金资料的间隙，上网搜索各种打零工的机会。第一份零工是在海德堡及周边的几个小镇上派送摇滚音乐会的海报和传单。

在彻底陌生的街巷，出于寒冷或自卫而蜷缩着身体，探头寻找着愿意张贴海报的商店，左右打量后，深吸一口气，从体内抽走胆怯，进门打招呼、说明情况、询问，如果遇上和蔼的店主，会允许我把海报贴在店门口的墙上，甚至聊上几句，随后盖上个店章。但直接摆手要求走人的也绝不占少数。每次一百张海报，凭获得的盖章数结算酬金，每个章2欧元。

这份零工对初来乍到的留学生来说尤为艰难。若是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或许一天就能派发完，但我当时没有智能手机，无法导航，必须游荡好几天才能完成任务。每每独自闯入彻底陌生的德国小镇，总是先找到街区中心的教堂，以此为圆心搜寻店铺。在一个个未知的十字路口，押下赌注般地选择方向。不断偏离，不断重新出发。

想要坐下来吃一顿晚餐，至少要花费两三个小时，自然是舍不得的，所以那些天的三餐几乎全都是1欧元一个的扭结饼。就近找个石凳，一口一口地仔细嚼完这间美味，喝一口保温杯



「扭结饼」一直是手工烘焙业的标志。在海德堡主街上的Ditsch门店。在德国，

自带的黑咖啡。再小心翼翼告诉自己，只能这样而不能别样地活。待夜色跌落，就带着沉郁的孤独和剩下的海报回家。

后来，我又在赌场酒吧做过边兑硬币边夹三明治的工作，也在一个颇有历史的有机食品店做过店员，终于在申请到能覆盖整个博士期的奖学金时，已是半年多后。那时又在曼海姆大学的语言中心找到做汉语老师的兼职，月薪比起打零工自然是优渥很多，况且从海德堡到曼海姆的慢车通勤还涵盖在大学提供的学期票范畴中。有奖学金和教学酬金的左右加持，生活顿时宽裕了不少，但扭结饼依旧是途中最喜爱的伴侣。每周两次，我会在火车站的快捷小吃店站着喝杯黑咖啡，随后捎上个扭结饼上火车。

生活稍宽裕些之后，有时在图书馆待得太闷了，也会换到老城里的咖啡馆看书。遇上难得的酷热天会去星巴克，因为只有那儿才能吹上在德国罕见的空调。而作为深度甜品爱好者，假如碰上特别郁闷的日子，就会去主街上的Schafheutle咖啡馆吃甜食。除了著名的黑森林樱桃蛋糕(Schwarzwälder Kirschtorte)，有时也会点上一块其貌不扬的罂粟籽蛋糕(Mohnkuchen)，或饱腹感超强的燕麦蛋糕(Haferflocken-Schnitt，文学系学生戏称它为“哈非兹”——Hafis，歌德钟爱的14世纪波斯诗人)。

Schafheutle咖啡馆已有近两百年历史，易主前曾叫Krall蛋糕店。据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是大学生、学者和艺术家的据点，女诗人希尔德·多敏(Hilde Domin)曾回忆道，当时用10芬尼就可以买一块名叫“Kralinchen”的小糕点，算是入场券，便能留到深夜，参与各种讨论。虽然这一学生优待在我留学时早已取消，但在普通市民和各国游客之间确实能发现一些不愿待在办公室里的学者，间或也能旁观一场偶发的学术辩论，让人恍惚间仿佛回到大学学术的巅峰时期。咖啡馆内有个美妙绝伦的半露天花园，我最喜欢紧靠花园的座位。这个特别的中间地带有点像老勃鲁盖尔笔下的教堂广场，半世俗半神圣。一边是小城中产阶级市民纷乱的闲谈，一边是花园深处沉默的板栗树和浓郁的玫瑰花丛，置身两者中间的我是个两边都不着调的人：既向往依偎在一起的情侣们那甜蜜炽热的情感，又要

求自己保持冷静旁观理性分析的能力；既想在人群中保持孤独，又渴望与世界的联结。终于时常辨不清哪边是梦境，哪边是现实，对峙还未真正开始，就已精疲力竭。

到2013年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在一段介于僧侣与魔鬼之间的特殊时期，扭结饼重又占据了日常生活的中心位置。

那时，为了让智识兼具活力和精确度，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作息。弃绝了一切社交，在朋友圈销声匿迹，夜里奋笔疾书，待清晨鸟鸣，就稍作洗漱，去图书馆补查资料。待城市生命开始涌动的中午，我已踏上回家的路途。

每天天色微亮时，坐有轨电车到俾斯麦广场下车，到十字路口左拐，在老牌连锁面包房Ditsch前停下。“一杯牛奶咖啡，一个葱香奶油扭结饼。”

它像一个两臂交叉的祈祷者，温暖地钻进纸袋子里。我总是从最柔软的那部分开始咬，最后才是那香脆的“双手”。沿着清晨寂寥的主街走到海德堡大学图书馆，一般需要十分钟，但为了充分享受这份奇特的早餐，我也会故意放慢脚步，并绕道大学广场，经过图书馆对面的圣彼得教堂，把纸袋里剩余的面包屑倒在地上，让聚拢过来



狂欢与斋戒之间的斗争(1559,局部) 老勃鲁盖尔

的鸽子协助完成这一神秘的用餐仪式。

相隔近十年，当它在面前变得唾手可得时，却成了与留存记忆中的它不可通约之物。仿佛面对死去的恋人，唯能以哀悼之情回望它，咬上一口就意味着背叛，就将转动遗忘的钥匙。

如果不是去年暑假的一个偶然契机，我或许至今无法跨越这奇怪的泥潭状态。

一位在校外独居的学生，有时会来我家练琴。她不擅长做饭，总是凑合着吃面包水果、方便面、螺蛳粉过活。在经历了上海春天的封控后，到夏天更显得瘦骨伶仃。当然，音乐对我们来说都比青菜和猪肉更必不可少。她练了一上午门德尔松的《无词歌》后，我拽她去附近吃午饭。席间，她谈起绝望感如何在黑夜里如狼群般从四面向她袭来，又如何像幽灵一样反反复复地持续追逐她。送她去地铁站的路上经过“奥乐齐”，我被磁铁吸引了一样，跑进去买了一堆碱水羊角面包和扭结饼。“这个面包能放很久，而且特别抗饿！”我这样告诉她。我们在烈日下分着面包，阳光透过“8”字扭结饼射出来，释放出足够我们各自安然回巢的双倍能量。

此后每次她来，都带几个扭结饼回去。就这样，扭结饼从往昔的梦境里走出来，须臾间跃入此刻。在2022年的这个夏日，它获得了在未来铸造为新梦的可能。记忆中的扭结饼曾是贫穷中饱餐的幸福，曾是辛劳后的自我犒赏，也曾承载着暗流中的祈祷，现在它又打开了绝望中的豁口。扭结饼曾是我的幽谷百合，但愿如今也能成为爬上她孤寂墙头的青藤。虽然很多谜题依旧无解，虽然我们依旧在荆棘路上不断偏离、改道，但如果生命在汹涌的暗流中还能释放自我，还能彼此拥抱，或许就依旧能以碎片的方式，等待光辉的降临。

昔日的时光如同水彩颜料，在此刻“慢慢晕染开。或许物是人非，但在色彩渐变的柔光里，逝去的人与物重又开始一呼一吸。今夜星光来自年湮世远的古昔，现在的“此刻”不是未来的“往昔”吗？宇宙与时间、人与物，难道不是这样交缠拼贴起来的吗？与其只是孤零零地飘落在海上，只在脑中怀念往昔的潮起潮落，还不如放下船帆，让四面的风吹来吧！任桅杆与绳索在风中互相拍打，任浪花互相冲刷翻卷，任它们发出嘲弄的声音吧！

让黑暗的时辰也成为恩惠，让光透过这“扭结”，三倍地照射进来！

社会上到处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有个别细节，一旦被艺术家择入手底，则活力焕发，熠熠生辉，格外引人注目。

廉颇为赵国良将，晚年时，赵襄王上台，不信任他，廉颇就“奔魏之大梁”，魏国也不能信用。赵国因为数困于秦兵，襄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也很想复用于赵：

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郭开开与使者金，令毁之。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

老人饭时上茅厕的情况可能会有。可你上一次，我可以说成三次；你小便，我可以改成大便。廉将军老成这样，襄王还敢用吗？问题的症结，是那个郭开在背后下了蛆。这样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细节，既毁了廉颇，也葬送了赵国的前途。写作的人都知道，情节可以虚构，细节是无法虚构的，然而，细节却是可以加工改造的。有钱能使鬼推磨，赵国的这个使者，很可能就是个擅长于“使坏”的老手。

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里称赞严光：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这里的“动星象”，来自《后汉书》：严光与光武帝“共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光武帝与老友同床共眠，这是真的，然而，这里又添加了“光以足加帝腹上”，这才在天空中也出现了客星犯帝座的星象。

这个酣睡于被窝里的细节，实在无聊，光武帝没有说，即便有过其事，严光自己也不可能说的，只因《后汉书》里这样记载，后来的各种解释里都非常看重“光以足加帝腹上”的细节。不然，这“犯星象”的说法就缺乏分量了。“客星犯帝座”，本来就是天人感应的附会之辞，有了这样个添枝加叶的细节，连范仲淹也相信“犯星象”是确有其事。这个闹不清怎么形成的细节，大幅度强化了光武帝与严光的形象塑造。对细节进行合乎情理的移植、改易、润饰，人们心照不宣，仿佛也都是认同的。

孙观是两宋之际屈体求金的大汉奸，比他年轻的朱熹不齿其人格，写了篇精要、凝练的《记孙观事》，说是建炎元年汴京沦陷，钦宗被掳，金人欲从钦宗手里得一降表，以便促使正在抗金的中原军民及早归顺。钦宗不得已，便命身边近臣孙观撰稿。昏君糊涂，内心却暗指不希望孙观能秉持气节而不奉诏。没有想到的是：孙观二话不说，不假思索，提笔一挥立就。其文

浅谈细节的艺术性

杨闻宇

过为贬损，似乎早就有腹稿在心。金人大喜，便将所俘获的妇女赏赐孙观，孙观欣然领赏。

其后，每语人曰：“人不胜天久矣；古今祸乱，莫非天之所为。而一时之士，欲以人力胜之；是以多败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者，盖谓此也。”或戏之曰：“然则子之在虏营也，顺天为已甚矣。其寿而康也宜哉！”观斯无以应。闻者快之。

此文简练、严谨，这里只谈收尾处的细节。有人听到孙观经常得意地以降表之“精丽”来炫耀自己的文才，就不冷不热地刺了他一下：“你在虎狼窝里代皇帝写降表，正因为是顺天顺到了极致，所以上天稿劳你，让你现在才这样安康、长寿啊！”孙观听后，“惭无以应”。“惭无以应”的这个细节，显然是作者的杜撰了——孙观的专附和议、媚敌求荣，是一以贯之的。李纲抗金，他率加污蔑；作《韩忠武墓志》时，极诋岳飞之抗金；写《万侯嵩墓志》时，又极表其残害岳飞的劣迹。这样一个长寿到将近九十岁的铁杆汉奸，恬不知耻，脸厚于城墙，听到人家说他“其寿而康也宜哉”的话时，很可能是正中下怀、乐不可支的。朱熹在这里说他“惭无以应”，是不符合孙观性格的内在逻辑的。细节如此杜撰，朱熹的目的在于鞭笞汉奸之无耻，伸张民族气节，读者掩卷沉思，当是会心一笑的。可憾的是，这样杜撰，反而会让人觉得这个孙观还存有一丝人性。

普通的细节，生活里俯拾皆是，作为个例，其本身是不含有什么特殊意味的。然而，化寻常细节为神奇，却是艺术家独具的卓异之处：赤壁的东南风，是诸葛亮装神弄鬼祭来的吗？武松的酒喝得越多，拳法就越能出神入化么？秦桧的夫人王氏，真的在东窗下设过谋杀岳飞的毒计吗？艺术实践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艺术的真实非历史学上的真实……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赋细节以艺术性，为艺术家之天职。生活里有些不起眼的细节，一旦被艺术家摘取，缀合、修饰、移植于文学作品，往往有点石成金之效，能够进一步完善人物的形象，深入开掘人性之底蕴，大幅度增强文章的可读性。

除余人口的艺术细节是艺术家灵感降临、匠心独运的优秀成果，绝非日常的雕虫小技可为比拟。

经常阅读古典文学，对于那些真正的艺术家，笔者的敬慕之情油然而生；前辈艺术家从宏观处着眼，自细微处用笔的社会责任感，是我们文学传统里一笔珍贵的遗产。

我们村里人都把村子后面那一道缓缓的丘冈叫作“后山”，也就是“后山”的意思。山自是不高，实际上就是一些缓坡。但地势有起伏，由西往东倾斜而下，加上略有些弯曲，倒有些像个山窝，因为有树林，有灌木丛，还有菜畦，各种野花，所以在我们心里也有点“后花园”的意思，人们特别是小孩子都喜欢往这里跑。

丘冈顶上比较平坦。这里原本有一片桐树林。是油桐，不是泡桐或梧桐。这印证了我们那个县名(桐城)其来有自。桐树不过两人高，但枝干粗壮，旁逸斜出，于是我们很轻易就能爬上去，并在枝杈间行走、跳荡，像一只猿猴在巨人的臂膀上嬉闹。春天，这些树密密地开满了大朵的白色桐花，有些近于放大的梨花，只是花蕊略带一点紫红，但远望去，仍像是山冈上又落满了雪。我小时想写一篇《桐花赋》，特意跑到花前观察，看到蜜蜂飞来，在阳光下花朵间嘤嘤地歌唱，采蜜，不禁心生喜悦；当看到一只蜜蜂叮在一处花蕊上，忍不住想“亲密接触”一下，便伸手去摘那朵花，把那蜜蜂包裹在里面，结果，遭到那机灵的小家伙的反抗，它用它的尖刺刺破花瓣，蜇了一下我的手指，疼得我一扬手，让它飞走了。

丘冈的斜坡上，原本有一片茶园，在大集体年代，那些茶摘下来是怎么制

作的，都卖给了谁，我都不清楚；我只记得，采茶时节，村里的十来位妇女在茶丛中采摘，有说有笑，也有歌唱，如果是在细雨濛濛的清晨，那画面真是一幅美妙的“山乡烟雨采茶图”。后来这片茶园毁掉了一些，剩下的每家分得茶树若干棵，我家也不例外。清明时节，父母把茶叶摘下，装有两三只竹篮，然后回家倒进锅里炒一炒，再在簸箕里晾一晾，能得两三尺茶叶，若是烤制得法，倒也足供自家一年饮用。

丘冈顶上辟出一条村道，靠近村庄这一头的山坡被人开垦，下面便开辟了一块片红芋地。每年收获季节，许多人赶来挖红芋，老老少少，争先恐后把土掘开，露出那么多紫红色的红芋，收获使得个个喜笑颜开。但我总是不能忘记有一年年初，也是春雨霏霏，我们几个小伙伴在这片山野间玩耍，忽然都感到肚饿，于是便想到这里掏几根“山芋

后山

李成

喜若狂！

丘冈中间，也形成沟谷，但到底还算平整，长满了蒿草，开满了野花。秋天，这里的灌木丛结出了红红的浆果，引得我们来采摘和品尝；偶或尝到一颗酸的或苦的，忍不住向伙伴龇牙咧嘴，那表情大约也带着有些夸张。沟边有一条羊肠般的山径是村子穿过“后山”走上大路，前往大山里或东边平缓的必由之路，见过多少人挑着沉重的柴禾或扛着粗木头，小心翼翼地从山顶下来。而夏秋时节几乎每一个傍晚，都有牧童打着牛将大直冲而下，那威风简直不下于骑马的大将。当然，也有悠悠款款下来的，夕阳在山，遍地金辉，使人不自觉地想起《诗经》里“日之夕矣，牛羊下来”的诗句，感受到千百年来自田园生活应该都差不多。

当然，因为是片山丘，这里也布满了墓冢，东一个坟包，西一个突起，有的有主，有的无主，这都是从前的乡亲的归宿。我们曾经扒开荆棘和藤蔓，看那一块块碑石上面刻着的逝者的生卒年月，许多还是清代，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不由袭上心头。他们从前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们还有后人在我们村里生活吗？这些都不待而知也想象不出。我暗暗想，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后又葬身于斯，一生不离本土乡，平静安稳度过岁月，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而正因为这里布满了坟冢，有一个

个圆圆的山包，这里曾成为我们游戏的场所。小伙伴们把一头头水牛赶下山来，拴在树上，自己返身回到山坡上做游戏，打扑克，抓石子，摔跤，这里都是最好不过的地方。风日好的时候，主妇们浣洗被单，这里又最适宜晾晒。站在高处眺望，可以看见被单这儿一块，那儿一块，铺展在大地上，多时有十几二十来幅，大地便有了红色的、鹅黄的抑或洁白的，总体显得花花绿绿的图案。到傍晚，那些主妇携儿带女，拿来针线，或给破了的被单缝上裂口，也就当场被子钉上，彼此之间说说笑笑，小小的儿女在草地上翻来覆去，追逐，这一切又是多么祥和、美丽的人间太平景象。也有些蝴蝶飞来助兴，在这里翩翩飞舞，眼前的宁静、祥和令人不忍打破。

笔会



「文汇报」微信公众号